

印象嘉鱼

记忆中的嘉鱼亦如婉约的佳人依偎于我的故园梦。那一碗黏黏的还冒着热气牵着绵绵情丝的湖藕汤,时常勾起我对嘉鱼的屡屡情愫。

对嘉鱼的印象还源于自己的家乡和嘉鱼的舒桥一衣带水,阡陌相连。记忆中,儿时的年,总是与嘉鱼息息相关。每逢大小节日,我们赶集似的步行四五公里集聚在舒桥,追逐在大大小小的店铺中,双手牵着同伴们的欢歌笑语,耳闻此起彼伏的吆喝声,舒桥替代了我们童年时光中的都市风景。更值得期待的是每到年关,父亲都会和同村的一大群男人一起扛着铁锹到蜜泉湖里去挖湖藕。渔舟唱晚,父亲回了,年也就到了。抽出一条条缠绵着蜜泉湖美丽传说的湖藕,拂泥洗净如雪,上锅细火飘香,细嚼慢咽,再喝一口黏黏的藕汤,年的滋味就在心底激荡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,我到过嘉鱼县城一次,那时我只有十几岁,只记得县城只有一条长长的街道,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,走过街道的尽头就可以聆听到滚滚的江海;伫立江堤,还可以看到对岸的洪湖水浪打浪。

光阴荏苒,几十年沧海桑田,嘉鱼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而今天的嘉鱼北临长江,东近武汉,南邻赤壁,水

陆交通四通八达。城区的发展更是日新月异,昔日的老街就像古木抽新枝,新街工业园(往龙湾去的方向)、鱼岳工业园(武深,京珠连接线)和县工业园(官桥方向)更显一派繁荣,嘉鱼人的热情从这里向四面八方延伸。

伫立在城市的中心,纵横交错的宽阔的城区道路,掩映在绿树红花之中,人来车往,井然有序。

嘉鱼人很会打扮自己的城市。二乔公园既是嘉鱼的一张靓丽名片,更是嘉鱼人骄傲的公主。走进二乔公园,极目之处,你的视野立刻变得纤柔和宽裕。葱郁柔美的小山、迂回叠翠的小路、精致小巧的亭台、悠闲信步的人影无不让你爽心悦目,心旷神怡。蓝天之下,三湖连江就如无边的翡翠迂回环抱着二乔公园。这时,你若是荡舟戏水,湿润而清新的湖风会尽情挑逗你的衣襟,仿佛是在轻抚你的情弦和你一起演奏一首时令小调。置身这如诗如画的江面,眼前的一切仿佛就是嘉鱼人倾情描绘的一幅壮美的画卷。泊船上岸,徜徉园中,那一尊尊栩栩如生雕塑,总能留住你的脚步,让你的思绪飞越千年的时光,重现群雄角逐、铁戈飞舞的壮观。继而,你不得不佩服嘉鱼人将三国古文化巧妙的融合现代元素的匠心独运。漫步在公园的林荫道中,那错

地吹,溪水哗哗地流,鸟儿柔柔地叫,蝉的舞台更多了些伴奏,夏的身上也多了些激情。

初秋,蝉不再闹,而是三声两点,声音稀疏却铿锵有力。似乎在迎接金秋,酝酿丰收的喜悦。深秋,蝉便噤声,默默地结束了短暂而平凡的一生。听蝉,不同的听者有不同的心境。

儿时听蝉,满是乐趣。蝉鸣就像一根无形的线,牵引着娃们的心。课余,饭后,呼朋引伴,钻到叶子最浓密的树下,闻着叶香,乘着凉。偶尔还能凑上几毛钱,买瓶汽水轮流喝着,买根冰棍轮流舔着,有时甚至为了其中一个调皮蛋多喝了口汽水,多舔了下冰棍,争得脸红脖子粗。蝉总是选择最密的叶间,或最高的枝头栖居,常常只闻其声,难见其形。小伙伴们只能干瞪眼,根本抓不着它。要是在树干上剥到几只或金黄、或土灰的蝉蜕,也笑得合不拢嘴。夏夜,如果有一两声蝉鸣,梦就更加香甜。

■石熙付 作者单位:崇阳县城关中学

徐富立即改口说:“那好,亏你帮了我,45元钱给你好了。”

“45元给我都不要了!”收破烂的有些气愤地说罢,随即跨上三轮车就要走,徐富见米糠里榨不出油来,立即拉住收破烂的说:“你不要没关系,5元钱请你帮我送到前面旧货店去好不 好?”

不一会儿,徐富跟着收破烂的三轮车到了旧货店。刚拍下笨重的金鱼缸,付了收破烂的5元钱,不料,店老板出来说,这东西又不好卖,就是送给他也没地方放了。顿时,徐富瞪着眼哑口无言束手无策。

收破烂的收了徐富5元钱,蹬着三轮车掉头就走。店老板见状,立即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:“快拉走好了,不要塞在店门口妨碍我做生意。”

无奈,徐富又得伸长脖子张开大口喊收破烂的回来帮他拉走,收破烂的回答,他要去忙自己的生意。徐富不得不再开价5元,请收破烂的帮他拉走,收破烂的这才掉转三轮车折回来。

一条石子小路直通向青山深处,两旁是蓬勃生长的庄稼,郁郁葱葱的树木和不知名的野花。小溪静静地流淌,阳光照射在清亮的溪水中,闪烁着耀眼的光芒。

沿着清凉的溪水往上走,就会看到一潭深绿的泉水,潭周围是长着绿青苔的大石头和参天的古木。茂密的树木倒映在水中,以致水绿得像是被草木染过似的。水是那样清,清得能看得见潭底的青褐色的石头。跳进潭中,美女们乌黑的长发和雪白的肌肤沐浴着冰冷洁净的山泉,那种凉爽的感觉遍及全身。夏天浴山泉,真是一种至美的享受。

夜幕降临的时候,太阳终于平息了暴怒,悄然离去,西边火红的云彩也慢慢地消失了。夜空中弯月一轮,孤星两点。月下荷塘,更加显得幽丽。满池盛开的荷花,或洁白淡雅,或国色天香。清风徐徐,暗香流动,花朵、绿叶迎着风儿轻轻地扭动着腰肢,恍若一群翩翩起舞的美丽仙子,令人驻足忘返。稻花的清香,青蛙的鸣叫声和着夜风缓缓传来,于是由想起辛弃疾那句“稻花香里说丰年,听取蛙声一片”的夏夜词句。流萤在周遭飞舞,旷野寂寥无人,唯有蝉吟,唯有哇呜,唯有月光一泻千里。

■聂松彬 作者单位:赤壁市杨家岭学校

落有致的亭台楼阁,或是旁逸斜出,或是依水而伫,但总是那么有姿态,那么盈满情调和雅致。当最后一抹余晖映红了三湖连江的时候,乐声曼舞,华灯绽放。彩灯下,二乔更是以她的缱绻和万种风情逗引八方的游客流连忘返。拾级而上,缓步凭栏凝视碧水之中的二乔雕塑,那如虹的喷泉,万千姿态,时而如仙女散花,时而如珍珠四溅,时而如烟雾朦胧。朦胧中的二乔更是妩媚淋漓,缱绻难抑,“遥想公瑾当年,小乔初嫁了,雄姿英发。羽扇纶巾,谈笑间,檣櫓灰飞烟灭……”这应该就是嘉鱼人的风度和气概。

其实能让我拿起笔走进嘉鱼的远远不止这些。嘉鱼的麻糖、嘉鱼潘湾的蔬菜、嘉鱼的官桥八组、还有穿境而过的滚滚长江……

2014年,我有幸结识了嘉鱼县作家协会的几位文友。交谈时,我听到最多的是他们对家乡的挚爱和对故乡执着的情怀。短短四年的时间,他们组建了一支作家队伍,用他们的心和情,挥毫泼墨,为赞美嘉鱼、宣传嘉鱼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乐章。

走进嘉鱼,不仅仅是因为她和我的故乡赤壁同是三国故地,更重要的是心中有那山、那水、那景、那人……

■姜以钢 作者单位:市政协办公室

成年听蝉,另有滋味。工作累了,听听窗外蝉唱,紧张的大脑得以片刻舒缓。写作烦了,听听案前蝉叫,灵感油然而生。假期郊游,听听树上落下的蝉歌,如清波在内心荡漾,似清风在头顶抚慰。乡下避暑,听听房前升起的蝉韵,慢慢读出了老屋的亲切。“清风半夜鸣蝉”,许是蝉知了夜的静谧,还是人懂得了蝉的心思。

古人听蝉,由物及人。“西陆蝉声唱,南冠客思深。”骆宾王借《咏蝉》在狱中思念远方的家乡。”本以高难饱,徒劳恨费声。”李商隐借《蝉》感慨自己的身世。

听蝉,亦听禅。蝉生性高洁,栖高饮露,自由奔放。唐初诗人虞世南的《蝉》写道:“垂绥饮清露,流响出疏桐。居高声自远,非是藉秋风。”蝉数次蜕壳,挣脱藩篱,终成歌者。做人也可学学蝉,坚守本真,率性而活,随性而吟,淡定而居。

听,窗外一声蝉歌,又拨动了我的心弦。



■华凤平 作者单位:通山县供电公司

月朦胧,鸟朦胧,“轻罗小扇扑流萤”,同样诗意的夏夜,在现代,还会有人于月下吟着优美的古诗词吗?还会有雅致情怀的小女子,着软底的绣花拖鞋,披一袭飘逸的白纱裙,于月光下“轻罗小扇扑流萤”吗? 于是不得由想念起遥远的古国皇宫中,那些无数个被囚禁在深宫内的美丽精灵。她们的裙裾流动,她们的长发飘飞,她们大抵冰肌玉骨,貌美如花。可是她们每天只能“遥望牵牛织女星,轻罗小扇扑流萤”,无法感受大自然的多姿。何苦来到帝王家啊? 暗淡的生命在高墙内流逝,美丽也同时光一起消失,直到“白头宫女在,闲坐说玄宗”,想起来她们的生活是何等的寂寞,命运是何等的悲惨。现如今的美女,时髦的装扮,丰富的夜生活,在这个多彩的世界,自由自在,无拘无束,可谓幸福而浪漫。

浪漫的夏季,有美妙的诗词,有亮丽的色彩,有勃发的成长,有刻骨的相思,可谓繁华遍地;然而更多的,却是艳阳下无可避免的真实生活,那遍地的汗水,一路的无奈。

但愿我们的人生亦如这热情的夏日,用浓烈的梦想酝酿亮色的未来。

高山苦菜香

■袁丽明

作者单位:通山县大畈镇板桥钙粉厂

眼看着夏的脚步近了,我们抓着春的尾巴去户外爬山。

这是一条几乎荒废的高山老路,从大畈镇大坑村聂家垄湾到黄沙铺有十几里。以前不通公路时,这条山路是黄沙铺人到大畈,到通山的主要道路。现在很少有人走了,路上荆棘满布,杂草丛生。路面宽处有一尺,窄处只能侧行。有许多地方用石板铺就,过沟过坎还有陈年的杉树筒搭着。带领我们前行的老人说,这是通山县一条茶马古道之一。

我的家就坐落在这条路的山脚下,可我从未走过这条山路。我的爷爷奶奶以前经常走这条路,他们去黄沙铺镇贩卖自家种的 梨子,也贩卖其他农副产品。爷爷的梨子种得好,个大皮薄,汁多,清脆甘甜,很好吃。以前,每到梨子成熟季节,黄沙人也翻山过来买梨子。他们不是用钱买,而是用大米或者其他东西找爷爷兑换。爷爷那时一天挑一担去黄沙,清早去,天黑才回,很是辛苦。

等到我长大成人,公路通了,这条路也就荒芜了。

行至半山腰,树高了,林密了,春末的山林被浓郁葱茏的绿洋洋洒洒铺满厚厚的一片,恬静的阳光温暖的洒在上面,一片金黄,温柔的清风像慈母抚摸孩儿的面颊,树儿草儿花儿都淘气的在春天里嬉闹。躲在丛林里的一股清泉叮当作响声引起了大伙的注意,大伙纷纷停下脚步,跑到溪边戏水,我向你泼水,你向我扔石头,欢乐的声音在山间回荡。这时,一种熟悉而又别样的味道扑鼻而来,我发现溪边长了不少的苦菜。捧着苦菜,一丝丝淡淡的苦味,和清清的叶香令人心旷神怡。

我认识苦菜。以前在家乡,在那些还很贫困的年代,苦菜是农人主要的菜肴。我爷爷奶奶和父母经常在苦菜成熟季节到山上,到沟边,到路边,四处采摘,或当菜,或做汤,或者晒干当冬天的菜肴。说实话,当时缺少油盐,苦菜很好吃,不仅苦,还涩嘴。现在人们对它不是这样的认识了,说它是绿色食品,能治病,什么防癌,降血压,把它当成稀罕物,当宝贝,据说在城里几十块钱一斤,还很少能买到。

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们给这种可爱的小草取个这样的名字——苦菜。它苦吗? 它是生长山上,沟边,人们不在意的路边,孤独地抽芽,孤独地出叶,又孤独地自生自灭的苦命运? 还是仅仅是它的苦味道呢?

苦菜的确是孤独的,微小的,它一生短暂而又悄无声息。

但是,它的生命力很顽强,很自信。它不需要精心的种养,不需肥沃的土壤,甚至不需要多大的空间,只要一缕春风,一线阳光,一滴雨水,它就会抖落泥土钻出地缝,精神十足的长着,悄悄地生长着,展现它的绿色和它独有的香味。即便是初长成条,被人掐去刚冒出来的嫩芽,它会延着根茎照样不屈不挠地在自己的枝条上长出新芽,又齐刷刷蓬蓬勃勃长出一片新绿,直到秋天到来之际,随着众多杂草一起衰老枯黄死去。然后,叶枯茎黄,地底下的根还活着,待到来年春风再至,它又活过来了,又是一遍绿。

这就是苦菜!

我是忘不了苦菜的。在我怀孕的一段时间里,正是苦菜旺盛的季节,由于吃多了辣椒之类上火的东西,医生建议我喝解毒的中药,说是对胎儿好。我不喜欢吃中药,就在家喝苦菜汤。现在回想起来,当初自己还真是有点任性的,所幸女儿生出来后,细嫩的脸蛋光溜溜的,没有一点上火有毒的迹象。我想,是苦菜汤起了作用,因为它本来就具有清凉解毒的功能。

那条山路我们爬得很辛苦,也很开心。在他们四处欣赏山上风光,摆尽各种姿态拍出许多靓照的时候,我一人四处寻找苦菜,摘了一大包苦菜,这是我除了快乐之外的另一个最大的收获。

弄巧成拙

徐富是小区里出了名的抠门小气鬼,自从接来老家乡下的岳父岳母大人后,三室一厅的房子就显得拥挤不堪。因此,徐富不得不忍痛割爱,扔掉一些没有实际用途的家具摆设之类的东西。

这一天,一个收破烂的路过徐富家这条小巷,徐富招呼收破烂的上楼帮忙,把客厅里的金鱼缸抬下去扔了。待从三楼把金鱼缸抬下来后,徐富和收破烂的都累得气喘吁吁汗流浹背,两人 抽了一支烟小憩一会儿后,收破烂的手指金鱼缸说:“真的不要就给我吧!”

徐富随口回答说:“你要就搬去吧。”收破烂的说了一句“谢谢!”正要请徐富帮他搬上三轮车的时候,徐富见收破烂的心动便开口说:“给我50元钱算了。”

收破烂的听说要给钱,不禁愕然道:“你不是要扔掉不要了吗? 怎么还要50元钱?”

徐富见财起心回答说:“当然要钱啦,开玩笑,这可是花1200元钱买来的呢。”收破烂的说:“既然如此,那我不要了。”

夏日絮语

石榴花悄悄地开放了,每朵盛开的花儿如同用光洁细腻的瓷器精雕而成,精致、美丽,给人一碰就会碎掉的感觉,令人不忍心去采摘。浓绿的叶子掩映着血红的花朵,显得炫丽无比,阳光下每朵灿烂开放的笑脸,仿佛在告诉人们浪漫的夏天来了。

夏天来了,太阳一大早就高悬在空中,大地亮得炫目。小草全都垂着头,绿得苍白无力。木槿傻傻地站在竹篱边,花朵也无精打采地耷拉着脑袋。柳树无奈地摇着长条,不时有几片枯黄的叶子随风飘落,像汗,像泪。小虫也许躲在树叶下,草丛中,无影无息。只有蜻蜓不畏酷暑,亭亭玉立在荷花丛中,满池绿叶华盖的荷花在骄阳照耀下,倒更增添了几分娇艳。知了不知疲倦地唱着歌:知了,知了,仿佛在说:好热,好热。

“锄禾日当午,汗滴和下土。”农民们正头顶火球般的日头,辛勤地劳作在田间地头;电力工人屹立于云端忙着架线施工送光明,座座宝塔烙下他们坚强的身影……

轻吟起“泉眼无声惜流,树荫照水爱晴柔”的诗句,令人忍不住想要去寻觅一片清幽的天地。看吧,